

宇宙容得下我们吗？

《三体》争鸣

我个人认为

一部好的科幻电影

一定要有一种厚重感

不能轻飘飘的

必须关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

一些宇宙终极的问题

查紫阳 编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Can the Universe Hold Us?
Argument on
The Three-Body Problem

宇宙容得下我们吗？

《三体》争鸣

查紫阳 编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宇宙容得下我们吗? :《三体》争鸣 / 查紫阳编
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6
ISBN 978-7-5651-2639-0

I. ①字… II. ①查… III. ①小说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文集 IV. ①I207.4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3254 号

书 名	宇宙容得下我们吗? ——《三体》争鸣
编 者	查紫阳
责任编辑	张元卿 王欲祥
出版发行	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	(025)83598919(总编办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	http://www.njnup.com
电子信箱	nspzbb@163.com
照 排	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	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18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7.25
字 数	253 千
版 次	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51-2639-0
定 价	33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徐斯年

张元卿和几个朋友编着一份研究通俗文学的电子内刊《品报》，颇受圈内学人欢迎。鉴于科幻小说亦属通俗文学，我把一百多封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发给他，认为可在《品报》上登一下，以期引起同仁对科幻的关注。其时正逢元卿调入南师大出版社，他说，那就索性来策划一本《三体》评论集吧。我很赞成，建议他们不要忽略互联网上的帖子。以上便是这本《宇宙容得下我们吗？——〈三体〉争鸣》的由来，那一百零三封通信就被列为“鸿雁飞来”，似乎起着抛砖引玉的作用了。

这块“砖”的质量很一般：我写的信里，在科学知识方面常提小儿科式问题；加以对《三体》后两部读得比较粗糙，“硬伤”不少；参与通信的理工科朋友又未读过原书，有时难免被我带进沟里去。好在这些缺陷，都因引出许多“美玉”而得到了弥补。

我同意刘慈欣的意见，科幻文学属于大众文学、类型文学。但是，《三体》的情况却又颇为特殊——它是既“大众”又“小众”的。

有一次参加聚会，出席者包括某出版社的社长、总编和某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，谈起“量子”、“弦论”，他们竟然一无所知，当然也不晓得有《三体》这样一部书。又有一位并未读过《三体》而知道这部书的朋友，在另一次聚会上谈及《三体》，大家惊叹道：“你居然知道《三体》！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

就此而言，《三体》不仅属于“小众读物”，而且简直已被奉为“阳春白雪”了！

上面两个事例都发生在“阅读圈”外(后一事例中不排除有《三体》读者参与),进入“阅读圈”内,景象就不同了。

所谓阅读圈,这里指的是以纸质读物和互联网为媒介构成的虚拟公共阅读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,人们对《三体》的解读呈现五光十色的“多维状态”:有哲学眼光者看见二律背反和终极追问;有科学眼光者看见爱因斯坦和霍金;有文学眼光者看见元叙事和微叙事;公安系统读者看见案例样本;互联网大咖看见商战策略;“刘粉”们看见英雄;“非刘粉”则说书里角色全是“卢瑟”(Loser 失败者)……更有趣的是,《三体》竟然衍生成了粉丝们精神一文化生活的一种“现实形态”!大众文化是各色人等在公共空间里共同创造出来的文化,《三体》的上述阅读效应,显然具有典型的大众性。

鲁迅论《红楼梦》,说“单是命意,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”(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)。《三体》的文学史地位固然还比不上《红楼梦》,那些读者的眼光也未完全集中于“命意”,但其解读—阐释空间之广阔,深读—复读价值之高,雅俗共赏效应之显著,确又堪比《红楼》。一部“大众文学”、“类型文学”作品达到这样的程度,那就无异乎“主流文学”之精品了。所以,“主流”、“非主流”的差别固然不应否定,却又确实无须拘泥于此——优秀的“非主流”作品,绝对可以成为“主流”佳作;而“主流”里的劣作,其价值也绝不会比“非主流”来得高。

反观《三体》的“小众性”(与其他“类型文学”的畅销书相比,它的阅读圈仍是小的),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科学内涵,这也是科幻文学的共性。科学赋予科幻文学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(也是文学空间),但对缺乏科学素养——特别是现代科学素养——的读者来说,科学内涵又会形成阅读障碍,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,这枚硬币还有另一种“两面”:一方面,对于只重文学性而缺乏现代科学素养的读者来说,完全可以“跳越”阅读障碍,去领略作品里的故事和人性;另一方面,这个领略过程同时也是“破译”、接受“陌生化叙事”的过程,这种陌生化叙事,用刘慈欣的说法,主要体现为“猜想性”、“排列性”、“突变性”和“非线性”。陌生化叙事逼

迫读者去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和鉴赏能力，而《三体》的陌生化叙事实际上就是科幻思维的文学表征。于是，“科盲”或近于“科盲”的读者，在提高文学鉴赏力的同时，也就遵循自己的方式和途径逐渐熟悉了科学。这里显示着科幻文学特有的功能和吸引力，也显示着它的“小众性”与“大众性”的辩证关系。

刘慈欣说，他自己的科幻思维成熟于1980—1981年。我认为，《三体》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科幻小说的成熟（有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业已趋于成熟，对此余不敢苟同）。

本书第四编里收录了刘慈欣阐释科幻思维的许多文字，《三体》及其思维方式无疑将对今后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产生积极影响。但是，对于未来科幻小说的发展期待，科幻作家与普通读者之间似乎还是存在某些差异的。

作为一个科幻小说的普通读者和大众文学关注者，我非常认同科幻小说不应以反映、批判现实为目的的见解（因此并不特别欣赏《三体Ⅰ》之以“文革”为背景）；然而，我又不敢苟同科幻小说“并不是用于挖掘人性”的见解，而是认为，“写科”与“写人”是完全可以融合起来的，甚至也可围绕“写人”来“写科”。这种想法或许会被视为过于倾向“文学派”，其实却是本人阅读《三体》的重大收获之一。

刘慈欣对《三体Ⅲ》是不满意的，我却深为其中云天明和程心的爱情故事所震撼、感动：一位七百多岁（以她到达DX39068-3的“地球时间”计算）而“年轻如故”的女性，与一颗冷冻的大脑以及由之“复原”出来的同龄男性，在以光年为计算单位的宇宙时空中，上演了一出感天动地的太空爱情悲喜剧。这样的想象，虽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亦望尘莫及！作为读者，我感受到的首先便是科幻时空中所闪现的特殊人性光辉！我不喜欢那些写得很“甜”的科幻小说，然而极其喜欢刘慈欣式“魔性叙事”里的这个凄美故事（刚才遇到范伯群教授，他也认为《三体Ⅲ》写得最好）。

科幻思维完全应该“先提出一个世界设定”，从而“推导出某种结论”；但是，当“把最终极的问题，用最细节的、最生动形象的鲜活的这种东西给表现

出来”时，“微叙事”便不能不渗透于“元叙事”之中了，这就离不开“写人”，离不开人性的挖掘（当然是“科幻式”的“挖掘”）。由此看来，科幻文学与“主流文学”是异中有同的，我觉得科幻作家应该重视这个“同”。

中国科幻文学为什么会在沉寂百年之后突然一鸣惊人？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文学史家仔细研究。我只能提出一个非常“微观”、或许还很“小儿科”的解答，这就是：过去，“理工生”不肯玩文学，而“文科生”又无玩科学的资本。到了20世纪80—90年代，出现了刘慈欣这样既懂现代科学又有深厚文史功底的“理科生”和韩松这样既有深厚文史功底又懂现代科学的“文科生”，他们又都是热爱写作的“科幻迷”，而他们“看齐”的又是当代美国科幻文学。于是，真正合格的科幻作家出现了，并且初步形成群体，是为中国科幻文学此时成熟并一跃而与世界接轨的最直接的原因。

“科一文跨界”作家的出现，当然反映着我们国力的增强、科技的进步和文化政策的宽松。

在中国，文化政策对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总是起着决定作用。科幻文学的百年沉寂（尽管其间略有起伏），在我看来首先是贯彻“独尊写实主义”文化政策的结果。这一政策拒斥幻想，泛政治化的体制使它更加拥有“生杀予夺”之权，哪怕不是“逆之者”也会“亡”，科幻文学曾被扣上“精神污染”的政治大帽，便是一个例证。吊诡的是，那个时期（至今似乎犹然）在文化上又明显地表现出重理轻文倾向。结果如何呢？正如梁文道在凤凰卫视一档节目里所说，普通教育过早实行文理分科，是不利于“跨科”读者、作者之养成的，扩大了说，也极不利于健康国民人格的养成。“重理”就是“重科”，岂非应该有利于科幻文学的发展吗？答案又是吊诡的：那股“反伪科学”的浪潮，不是再次殃及了科幻文学吗！所以，只要文化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跳不出“犬儒”状态，“重科”也好，“重文”也好，都会伤及科幻文学。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种折腾。

科幻文学的发展，还有赖于相应的、健康的文化市场之形成。要有一条由电影、电视和网络构成的科幻产业链，它与科幻文学相辅相成，必将极大

地推动后者快速发展。从这个角度看,我认为对电影版《三体》的期望不宜过高,因为这一“二度创作”过程,内含的挑战实在太太、太多;但是,我们可以期望《三体》电影成为建立科幻产业链的开端。而这条产业链的形成、壮大和健康发展,则有赖于文化产业界的大咖们尽早摆脱短视、逐利状态,以更多的实际行动来支持、促进科幻文学的健康发展了。

笔者还想从对大环境的期许回归到“微观”的、“小儿科”的眼界中来,以为科幻文学的未来,归根到底依然取决于科幻作家的个人品格和修为。所谓品格,主要指“咬住青山不放松”的定力和毅力;所谓修为,主要指深邃的科技—文史学养以及娴熟的文字能力。这两点,是任何外界环境都无法替代的,因为文学创作乃是最具个人性的事业。

最后引录李淼一段文字,作为这篇小序的结尾:“科普和科幻界读者的多寡,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整体文化的状态。中国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因,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追求实利的时代,这个时代也许还要延续一段时间,但我估计不会太长了,最多再有10年,我们将进入一个高峰期,或者更恰当地说,文化健康期……那个时候,无论是中国科幻还是中国科普,都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。”(《〈三体〉中的物理学·结束语》)

2016年2月24日草于姑苏香滨水岸

前言

查紫阳

2015年8月23日,科幻小说《三体》喜获第73届雨果奖。

这一消息,令国人深感振奋,科幻文学业经多年努力,终于获得了世界的高度肯定。

围绕“地球往事”三部曲的讨论,一直在进行,精彩而深入。当然一时之间,还无法改变科幻文学的小众性。而作为国内这一类型文学代表的《三体》,依旧曲高和寡,被视为高山流水,虽然崇敬与憧憬,但真正能认真通读的,看上去还并不是特别多。

其原因无外乎刘慈欣老师(外界都称大刘)这三部书写得很硬,对科学素养较高的读者不会有太大障碍,但对一般读者而言,则可能看得有点“费劲儿”。当然,《三体》在科幻与文学这两个维度上都显得极有力度,这样,也就吸引到许多文学爱好者。的确,即使专从文学品鉴而论,《三体》也并不让我们失望。

问题是大刘作为国内科幻文学作家中的翘楚,是非常乐意将世人带上云层之外、世界尽头,让世人来观瞻无垠无边的美景的。作为读者中的一员,读完全书,我被强烈地震撼到了,书中的场景描写美得令人心醉,比如罗辑与庄颜隐居的北欧别墅,比如时间尽头的宇宙展开……与此同时,我又会深深地被科技本身的壮阔、力量与想象所触动。所以,阅读此书的心理状态是吸引—吸引—吃惊—吃惊。

《三体》明示着一个带有终极意义的大讨论,就是人类能否从技术至上

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互纠缠不休的夹缝中突围出来。对于这个话题，很难有标准答案。大刘好像是觉得科技更加关键，直指本源，但我们又不难从著作中看到他对人类深沉的爱意。

《宇宙容得下我们吗？——《三体》争鸣》的编选，是希望从众多有识之士那里得到问题的思索与读解。编者在纸质书刊与电子媒介中广事搜罗，编纂历时半年有余。全书分成“鸿雁飞来”、“宇宙尽头”、“多元视角”、“慈欣心迹”四个部分，不敢谓异彩纷呈，但相信对读者进一步与《三体》原著产生浓得化解不开的亲近之感，会不无裨益。

编者必须推荐的内容之一，是通俗文学研究权威、苏州大学徐斯年教授与一些科学家就《三体》所涉及的问题展开的通信讨论，其探讨的集中和深刻程度，想必会使读者朋友们陶醉其境的。

李淼老师的《〈三体〉中的物理学》，已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，对《三体》涉及学科的科学阐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考。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第一刊的《科幻世界》，2012年第3至6期连载了赵洋老师的《“三体”航天考》一文，也同样是有关“三体”科技的很好文章，篇幅所限，本编未能收入，颇有遗珠之憾。另，书中凡未注明出处的文章均为原创投稿。

最后，期待大刘能出新作，期待《三体》迷越来越庞大，期待《三体》电影给观众带来幸福，期待中国科幻文学越来越精彩！

尽管在本书编选、出版阶段，我们和南师大出版社一直在寻找入选文章作者，希望取得他们的出版授权，但至今仍有部分作者未能取得联系，敬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惠函出版社，以便奉寄样书和稿酬。

本书的编选工作，相信仍存在许多问题，等待读者的批评建议。

2016年3月7日于蒋山之麓耘田庄

目 录

序/徐斯年/1

前 言/查紫阳/1

一、鸿雁飞来

引 言/徐斯年/3

“蚂蚁”之问——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(一)/徐斯年等/4

时空和思维——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(二)/徐斯年等/21

维度与分形——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(三)/徐斯年等/53

想象力 自洽性——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(四)/徐斯年等/74

宇宙“恶托邦”?——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(五)/徐斯年等/89

二、宇宙尽头

不如一夜的星空——读“三体”三部曲/程 洁/99

同宇宙重新建立连接——刘慈欣综论/吴 言/106

弹星者与面壁者——刘慈欣的科幻世界/宋明炜/121

生存指向下的流浪群像/顾 叶/128

乌托邦,恶托邦,异托邦(之三)——从鲁迅到刘慈欣/王德威/132

逃离历史的史诗:刘慈欣《三体》中的时代症候/赵柔柔/136

创世与灭寂——刘慈欣的宇宙诗学/严 锋/143

《三体》:镜像中的世界建构/冯仰操/154

宇宙容得下我们吗？——《三体》争鸣

三、多元视角

文明冲突前景下人民的分化/王自勉/163

《三体》中的奇妙物理学/陈 诚/173

对于《三体》，他不只是一位译者/翁佳妍/178

碾碎中国科幻小说的《三体》系列/江晓原 刘 兵/185

评刘慈欣科幻系列《三体》/陈新榜 王 瑶 林 品/196

四、慈欣心迹

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——专访科幻作家刘慈欣/黄永明/219

比科幻更神奇的科学/刘慈欣/229

人性有很多种可能，《三体》表现了最糟的一种/彭 苏/234

刘慈欣微访谈全纪录，叶文洁是不可原谅的……/美 睿/242

刘慈欣：从娘子关到三体Ⅲ/舒晋瑜/249

《三体》英文版后记/刘慈欣/255

刘慈欣的书单/刘慈欣/259

后 记/查紫阳/263

鴻雁飛來

引言

科幻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块最短的短板，过去对此一直未曾关注。最近听说十年来大陆科幻创作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刘慈欣及其代表作《三体》更已受到国际科幻界的瞩目和高度评价，于是购得该书一套，开始认真阅读。

纵观人类文明史，“思想爆炸”促成技术爆炸，每一次爆炸都开启一个文明阶段——既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的，其间贯穿着思想方法或思维形式的递进。我的科学知识储备停留于粗浅的牛顿力学和欧基里德几何学，而当代科学则早已进入爱因斯坦、霍金阶段了，所以阅读中遇到不少知识障碍。好在我们有个朋友圈——“畅思斋”，其中颇有几位理工专家，于是我便一边阅读一边向他们发函请教，其他斋友或亦参与讨论，这一百零三封函件，也就构成了一本别样的“读书笔记”。

现按讨论的中心内容，将这些信件编为五组，每封信原来都按时序编了号，辑入各组时均保留上述编号；组内也按时序进行编辑，但有“跳序”之处。又因为要保持原信的完整性，而且这种讨论是散漫随心的，所以并非每封信都能扣准中心，各组之间也就难免出现“中心”重合。友人信中偶尔出现的斜体字，是我为了密切连接上下文而添加的。

通信者中，“耀文”是高级工程师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；“平宇”是李政道选拔的首批赴美深造青年物理学家之一，现为美国科学家；“一半”及其夫人“淑蓉”都是导弹—火箭专家；“裕群”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，曾任教于该校研究生院和自动控制系；“肇明”为俄语教授；“裕康”为英语专家。他们都没读过《三体》，所以这些函件又是一个读者与几位“顾问”的对话。

由于我是边读边写的，他们也是随机答复、随机“插话”的，所以函件内容难免存在一些误读和误判，为了保存原真状态，基本不作订正。

徐斯年 2015年6月17日

“蚂蚁”之问^①

——关于《三体》的通信(一)

(一)

诸位斋友：

刚浏览完耀文发来的 PPT。因为是“浏览”，所以许多内容(特别是涉及物理学和数学的“天书内容”)有待消化。初步感觉是：这里包含着对裕群“四问”^②的答复——至少是部分答复或“答案指向”。

由于自己基本属于“数盲”和“科盲”，说得好听一点，我也只能从认识论角度或哲学角度来看看这些问题。

昨天开始读一部科幻小说——刘慈欣的《三体》。刚读到第一部的第三章，其中提及“SF 假说”即“射手—农场主假说”，前者假设有一神射手，每隔 10 厘米在靶子上打出一个洞；再假设靶子平面上生活着一种二维生物，它们中的科学家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之后得出一个结论：“宇宙每隔 10 厘米有一个洞。”后者假设火鸡里也有科学家，而农场主每天 11 点来给火鸡喂食，于是火鸡科学家也发现了自己的宇宙定律：“每天 11 点会有食物降临。”

读到这里时，我马上产生一个想法：相对于平宇、一半、耀文、裕群等科学家来说，我这样的人真是有点像那“二维生物”或“火鸡”。然而，再读下去，发现小说里的这位科学家自己也是“火鸡”；耀文所发 PPT 传达的，也是同样的信息！

小的时候看蚂蚁搬家、小鸡打架，心里想过：我们是不是上帝眼里的蚂

① 以下五篇文章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、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”(13&·ZD120)之子项目“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的阅读调查和市场策略研究”的阶段性生活成果。

② 按指数学与逻辑、灵感、哲学以及数学是否“唯心”这四个问题。

蚁或小鸡呢？现在知道，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幼稚！

斯年 1.11

(二)

说得好！“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”阅历越多，就越明白自己的无知。不是谦虚，是真的无知。

耀文 1.11

(三)

昨天写信时，《三体》第一部才读到第四章；发信后继续读，已到第十八章。看来这部科幻小说里的科学家最终还是突破了“火鸡视野”的，它没宣扬不可知论。就目前预感到的后续内容推测，它写的是地球文明和地外文明的对话或冲突。其幻想始于16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物理学经典问题：三个质量相同或相近的物体在相互吸引力的作用之下如何运动？至今，特别是计算机普遍应用之后，已有不少科学家找出包括微分方程领域在内的特解。所以，在小说里最终似乎还是科学和数学获得了胜利。与此相应，书中一位刑警的警句也得到了证明——“凡是出现邪乎事象，一定背后有鬼”。

以上还是瞎掰。科幻文学一直是中国的短板，现在发展得相当迅速而且质量不错，这部《三体》已在翻译英文版了。

另外，《易经》对二进位的应用，似乎不可小看。这涉及“象数之学”以及占筮，我弄不懂。

斯年 1.12

(四)

一半、平字兄：

科幻小说《三体》第一部已经读毕，因为眼睛吃不消，后两部只能“浏览”了。下面是第一部里写到的几个情节（即幻想），请你们抽空评论一下：它们